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三十四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歷元年冬十月丁丑朔陝西轉運使卞咸請自今本
司差官赴軍期而輒敢稽違及本處留不遣者並以違
制論從之

戊寅河北轉運司請調夫修諸州城凡二十一州從之

時聞契丹將謀入寇也

契丹謀入寇據稽古錄
修二十一州城據朔歷

己卯詔前聞陝西調發隨軍糧草而民甚苦之自今軍士出征並令給糧隨身

庚辰遣戶部副使兵部郎中李宗詠供備庫使帶御器械王從政往河東相度復修寧遠寨右正言直史館同修起居注梁適往陝西計置糧草內侍右班都知王守忠奏乞令軍頭司自今外州募到兵士五尺五寸以上有材勇者並隸萬勝指揮從之知并州楊偕言今雖

得強壯百萬恐未可以應敵請益本路官軍六七萬人
詔報曰自昔邊防悉用土兵顧訓練何如爾所募強壯
若能以時閱習與正軍參用何患不可以應敵邪始元
昊入寇密詔偕選強壯萬人策應麟府偕奏出師臨陣
無紀律則士不用命今發農卒赴邊慮在路逃逸及臨
陣退縮不稟號令請以軍法從事詔如其請并人大驚
畏都轉運使文彥博奏罷之
彥博明年乃為都漕此時未也當只是運副傳誤爾
癸未鄜延都監种世衡請募青澗城土丁不刺面別名

為一軍從之

丁亥知并州楊偕言麟豐二州及寧遠寨並在河外與賊接界無尺帛斗粟之輸以佐縣官而麟州歲費緡錢百萬今豐州寧遠寨已為賊所破惟麟州孤壘距府州百四十里遠在絕塞雖寧遠介二州之間可以為策應兵馬宿頓之地又其中無水泉可守若議修復徒費國用今請建新麟州於嵐州合河津黃河東崖裴家山其地四面絕險有水泉河西對岸又有白塔地亦可建一

寨以屯輕兵又河西俱是麟州地界且不失故土見利則進否則固守之蓋舊州勢危而兵寡多屯則糧不繼少則難守所以遷遠而就近非為盛國之疆土也若謂麟州既遷則賊壓吾境是不知西賊遷徙烏舉不能以久處設其來居必須耕鑿其地我於河西出偏師以撓之彼安能持自完之策哉故臣謂遷有五利不然則有三害省國用惜民力利一也內禦竒嵐保德火山及嵐石府州汾河一帶賊所出路利二也我據其要則河水

雖合賊不敢逾河而東利三也商旅往來以通貨財利
四也方河凍時得所屯兵馬五七千人沿河以張軍勢
利五也今麟州轉輸東芻斗粟費直千錢若因循不遷
則河東之民困於調發無有已時害一也以孤壘餌敵
害二也道路阻艱援兵難繼害三也且州之四面屬羌
遭賊驅脅蕩然一空止存孤壘猶四支盡廢而首面心
腹之獨存也今契丹又與西賊共謀待永合來攻河東
若朝廷不思禦捍之計而修寧遠寨是求虛名而忽大

患也况靈夏二州皆唐漢古郡一旦棄之一麟州何足惜哉上謂輔臣曰麟州古郡也咸平中嘗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遽欲棄之是將退而以黃河為界也其諭偕速修復寧遠寨以援麟州

戊子遣戶部副使李宗詠帶御器械王從善營度寧遠寨

此據朔歷

封皇后乳母長安縣君周氏為汝南郡君

己丑御史臺推直官秘書丞李宗易言奉詔之河東募強壯充軍其強壯避刺面多逃逸乞止刺其手從之

實錄

在戊寅今
從朔歷

壬辰同判太常寺呂公綽言歷代郊祀配位無側向真
宗示輔臣封禪圖曰嘗見郊祀昊天上帝不以正坐蓋
皇地祇次之今修登封上帝宜當子位太祖太宗配位
宜比郊祀而斜置之其後有司不論先帝以告成報功
配宜從變之意每南郊換儀既引祥符側置之文又載
西向北上之禮臨時擇一未嘗考定請自今南郊祖宗
之配並以東方西向為定詔可公綽又言郊廟尊疊數

皆准古而不實三酒五齊明水明酒有司相承以為看
器郊廟天地配位惟用祠祭酒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
位一升止一尊酌獻一尊飲福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
分實尊罍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尊禮官以為鄭
氏注周禮五齊三酒惟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制造請
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壇殿上下尊罍有司毋設空器並
如唐制以井水代明水酒正配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
升者各增二升從祀神位用舊升數實諸尊罍從之

甲午徙判永興軍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陝西馬步
軍都部署兼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夏竦判河中府知
永興軍資政殿學士工部侍郎同陝西馬步軍都部署
兼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陳執中知陝州竦雅意在朝
廷及任西事頗依違顧避久之無功又與執中議論多
不合皆上表乞解兵柄而諫官張方平亦請罷竦統帥
執中又言兵尚神密千里稟命非所以制勝宜屬四路
各保疆圉與方平議論畧同朝廷是之於是兩人俱罷

始分陝西為四路焉 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管勾秦

鳳路部署司事兼知秦州韓琦為禮部郎中 樞密直

學士刑部郎中管勾涇原路部署司事兼知渭州王公

為右司郎中 龍圖閣直學士戶部郎中管勾環慶路

部署司事兼知慶州范仲淹為左司郎中 龍圖閣直

學士禮部郎中管勾鄜延路部署司事兼知延州龐籍

為吏部郎中並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畧安撫緣邊

招討使 諫官張方平言涇原比四路最當賊衝王公

雖莅官臨事粗著風績然未更重任恐不易當此劇賊
又驟蒙獎擢即與三路宣力舊人同列必皆慊然于心
乞且於三路擇取一人使代汭處庶允協人望不從
詔陝西轉運司度隙地置營田務

乙未以知青澗城供備庫副使廊延都監种世衡管勾
東路營田 詔三司副使自今並以先後入為次序其
判押文移則先鹽鐵次度支次戶部先是三部副使缺
即以次遷補不得久任而多廢事故降是詔

丙申詔三司副使自今遭喪者並如兩制例起復時鹽鐵副使張錫丁母憂而三司使姚仲孫請特起復之遂為故事

丁酉審官院言近令臣僚奏舉河北河東陝西知州人數頗多欲令見任知州到任一年半差人替二年滿闕從之

戊戌禁火山保德軍緣黃河私置渡船

己亥罷諸路銅符木契

庚子詔殿前馬步軍司應西界人先隸軍籍者具名以聞初夏州人韓懷亮更名福為神衛軍士樞密院慮刺探朝廷機事乃下開封府鞠狀而福自元昊未叛時內附隸神衛軍破白豹城有功補承局非元昊所使刺事者詔特遷一資仍令察捕諜人之在京城者而降是詔辛丑詔陝西用兵以來本路所入稅賦及內庫所出并留兩川上供金帛不可勝計而猶軍儲未備宜令逐路都部署司經置營田以助邊費

壬寅知諫院張方平又上疏言自元昊叛命以來王師
數出無功濟其凶謀氣燄益盛今自陝西四路河東麟
府遼近輸輓供給天下為之勞敝而解嚴息甲未可以
日月期也臣嘗就自邉來者詢賊中事多云賊為寇三
年雖常得逞然重於舉衆故必歲年乃能一入連陷城
寨未能有我尺寸之地也而絕其俸賜禁諸關市今賊
中尺布可直錢數百以此揣賊情安得不困夫外國得
志則驕逆稍困則卑順然其業已與大國為仇儻有悔

心勢未能自通誠朝廷雖欲招來而非時無名事亦難
舉今因南郊大禮宜特推曠恩以示綏懷之意或特降
一詔或著之赦文其辭意大略則曰夫王者以天下為
度含生之類罔不亭育况朔方靈武河西五郡皆是王
土頃自德明以來克保外臣之節朝廷眷待恩禮至隆
去年元昊遣使人來稱為本蕃推戴欲僭竊位號緣其
附順三十餘年忽此奏陳不無疑駭見情未審遂至興
兵使邊人不寧遭罹塗炭今親郊禮成慶澤大行乃眷

西顧惻然軫念虧於撫育吾甚悔之自今夏州或有使人至邊願通奏朝廷毋得遏絕令邊臣受而上聞且泛告邊臣以謹守封畧勿事殺伐之意揭榜塞上或擇邊臣之有名望者單使以諭上旨足彰朝廷德義之厚而無損威重之體且賊於其種落自尊太久矣向者求請但欲自稱烏珠之號當國者慮害不深吝此虛名遂成實禍陛下若徇其前請加以歲時賜賚使天下知陛下深誠遠慮為生靈計至于天地鬼神亦當助仁而祐順

若賊心悍然自恃凶愎不移亦足以驕怠彼情激怒我衆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使我怒彼怠賊有自焚之勢成敗可以為計矣議者或曰賊自入寇無不尅何困之有今雖招懷之徒見自弱賊肯革心乎臣以為昔遷賊之為邊患也號為驍悍有謀畧者陷朔方靈武國家喪地千里而其衆亦大敝方是時繼遷為六谷所殺勢亦不支故其死時戒德明曰爾當傾心歸順朝廷如一兩表未蒙開納但連上封章以祈見聽故德明款附畢

世不渝今賊非繼遷比也不幸自其初叛而我守邊匪人是故賊累得志而其衆嗜為寇之利向使我無大敗彼無大獲而以賊之虐用其下尋應疲潰况諸戎肯為助乎今國家處畫邊事守邊益固但將卒用命財用可濟姑使其來無所掠獲即賊必自窘今先開其歸路以為後圖縱賊未懷於國何損或曰賊雖致款戎心可保乎即有其實邊備得以撤乎臣以為昔景德初契丹大入河朔先帝親駕北狩於澶州契丹始遣使議通和俄

又其統軍達蘭中伏弩以死和議遂定于時邊陲可保
我心撤警備而謂繼好至於今乎在朝廷所以撫納控
馭而已今邊事之費歲課千萬用兵以來係累殺戮不
啻十萬人故自古以來論邊事者莫不以和戎為利征
戎為害蓋深念此也願陛下延召二府大臣商愚計而
施行之上喜曰是吾心也令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
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上封者言近有
傳聞丁憂不及第人多遊邊停閑者不思已過致犯律

法丁憂者不執親喪唯務經營謁託不及第者不言文理訛謬無由進取凡得聚集例生怨謗况國家未寧此輩望降指揮三路都轉運司轄下州縣常切覺察無令聚集非土居者悉禁遊邊從之

此據會要乃
壬寅日事

癸卯詔沿邊臣僚宴會自今並毋得以女伎祇應從翰林學士蘓紳請也

此據
會要

乙巳詔三班使臣以上遭父母喪給假一月河東河北陝西邊任文武臣僚有以葬事請假者代還聽之 知

慶州范仲淹言臣奉詔議牽制賊兵毋令併出河東路
今環州永和寨西北一百二十里有戩章會慶州東北
百五十里有金湯白豹寨皆賊界和市處也鎮戎兵馬
可以攻戩章鄜延可以侵金湯白豹環慶路出兵牽制
唯此兩處賊如寇河東更令逐路分兵趨要害則牽制
橫山一帶賊馬不敢出別路賊若發河外近裏兵馬趨
河東則環慶相去差遠恐不足以牽制也

十一月丁未朔四方館使昭州刺史高繼宣為恩州團

練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知并州河東路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代楊偕也偕嘗列六事于朝一罷中人預軍事二徙麟州三以便宜從事四黜冗帥五募武士六專補授且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偕累奏不止乃罷知邢州

先是詔并州副部署趙振率萬勝軍一萬二千人於麟府河東岸防托戊申上封者言振前在陝西以貪懦失士心而陷延州塞門寨又坐博易侵下故遠責潭州今

復委以邊要望召見嚴戒勵之詔以章示振

率萬勝兵據朔歷在

十月壬寅今附見此實錄無之

麟府州民吏及僧道詣闕請益兵以

禦西賊召對便殿賜茶綵慰遣之僧道仍賜紫衣師號
壬子以秦鳳副部署殿前都虞候感德軍留後李昭亮
涇原副部署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葛懷敏環慶副
部署滁州團練使兼知慶州王仲寶並兼本路招討經
畧安撫副使鄜延鈐轄兼兩路都巡檢使權本路副部
署西京作坊使王信兼本路招討經畧安撫都監 詔

江饒池三州鑄錢監鑄鐵錢三百萬緡以備陝西軍費

涇原部署司請修葉燮寨募置強人弓箭手十指揮

從之

本紀云壬子置涇原路強人弓箭手今附此

升府州威遠麟州飛騎

為禁軍

癸丑贈麟州寧遠寨主左侍禁王世亶為右屯衛將軍

施州刺史知豐州左侍禁王餘慶為右屯衛將軍涪州

刺史寧遠寨兵馬監押殿直王顯為右千牛衛將軍豐

州兵馬監押三班差使殿侍孫吉為太子左衛率府率

豐州指使三班借職侯秀為太子右清道率府率

甲寅詔如聞淄齊等州民間置教頭習兵仗聚為社自
今為首處斬餘決配遠惡軍州牢城仍令人告捕之獲
一人者賞錢三十千

乙卯以供備庫副使壽州兵馬都監李興為崇儀使麟
府州緣邊都巡檢使仍詔諭本路興嘗為西界偽團練
使今特任之後或敗事即不坐所部官司之罪 右正
言直集賢院田況言鎮戎原渭地方數百里嘗被西賊

寇鈔無復農作今竭關中之力耗都內之錢纔可贍延
州保安軍糧芻之費若更供億他路則邦計危感可憂
臣謂宜以賊馬所踐無人耕種之地大興營田以新揀
退保捷軍每五百人置一堡等第補人員每三兩堡置
營田官一員令以時耕種農隙則教習武藝以備戰鬪
今老弱懼殺害而壯者悉被驅虜將來縱有歸業皆家
貲蕩然不能自耕其田土並官為收買之如願復舊地
者以官所種田苗半給之庶幾農田不荒而邊計可紓

也

丙辰以京城穀貴發庫粟一百萬斛減價出糶以濟貧民

辛酉詔免諸蕃太廟陪位其宣德門景靈宮門外及南郊壇立班如故 詔河東經略司招諭麟府州界熟戶蕃官馬崖西界首領拉旺唐龍鎮首領來守順府州界巡檢密拉等昨為昊賊脅從過西界而能挺身自歸者當除節度觀察至刺史仍以錦袍帶賜之 詔延州若

元昊專遣人投進表章即且拘留之先具事宜以聞若令偽官持私書至州須候朝廷處分然後報之始用張方平議也

甲子朝享景靈宮

乙丑享太廟奉慈廟

丙寅祀天地於圜丘初諫官張方平言郊壇正位褥以黃配位飲福褥以緋自小次至壇上諸位黃道褥以黃及踰褥位執事升避回旋衣拂神位請去壇上黃道又

設小次特起近年皇帝奠幣登獻每降即就而小休侍從左右輒坐其後請去之或但撤帷蔽下禮官定壇上黃道拜位飲福改用緋執事無避壇下黃道拜位解劍望燎仍舊設小次盡去四面帷蔽及是上不御小次撤壇下黃道褥履地而升易拜褥用緋壇上緋褥亦不用

載於儀制

本志載此事但依因革禮少削去繁文耳然畧無詮次故事或差失今仍用因革禮改定

不用緋褥謂壇上也志乃無壇上字若壇下則固緋褥矣又按張方平集此議實出方平今特錄之

大

赦改元蠲陝西來年夏租十之二麟府州今年夏秋租

及來年夏租保安軍今年秋租盡蠲之元昊背惠以來
屢求歸附然其欲緩我師專為譎詐是以拒而弗授况
河西士民素被王化朕為之父母豈不閔傷自今仰邊
臣但謹守封疆精練軍伍非因戰鬪毋得枉殺老幼及
熏燒族帳國朝將帥之臣素有捍邊勲名者委中書門
下求訪其子孫特與錄用自今功臣不限品數賜私門
立戟文武臣僚許立家廟已賜門戟者仍給官地修建
令有司檢詳制度以聞

張方平傳云錄用功臣復加賚
戍邊守將功臣立私廟賜戟凡

九事皆方
平建白

開封府進士緣外州舉人冒貫鄉戶致本

府人解送全少其進士兩舉者令召命官三人并本縣
官吏委保聽直赴省試外州解額令有司勘會特與增
添昨言邊事試中授司士參軍文學長史年六十以下
者並許赴銓投狀以所試判分三等注權陝西緣邊次
邊近地主簿尉如一任無贓私及公罪至徒除本路正
官或犯公私罪至徒以上次任依舊 京東淄濰青齊
沂密徐州淮陽軍並係權鹽地分近經災傷人戶貧困

特放通商止令收納稅錢兩州鹽井年深鹹源不發并有已廢鐵冶水磴而人戶虛納課利又西川近增鹽價致民乏食并梓遂二州遇閏年二稅上逐貫添納閏月稅錢並特與除放京東密登二州皆煮海為鹽密州場一登州場四南京及兗鄆曹濮濟單廣濟七州軍食池鹽餘皆食二州鹽官自為市禁民私販及淄濰淮陽等八州軍皆弛禁遂罷密登歲課第令戶輸租錢其後兗鄆皆以壤地相接請罷食池鹽得通海鹽收筭如淄

澠等州許之自是諸州官不貯鹽而歲應授百姓蠶鹽

罷給

此據本志附見正月己未所書可考又張觀傳觀以今年十一月庚寅自澶州徙鄆州舊法京東通

安邑鹽而瀕海之地禁私煮觀上言利之所在百姓趨之雖日殺于市恐不能止請弛禁以便民歲免黜配者不可勝計然則冤鄉得通海鹽必由觀請也但不得其時爾

癸酉權置階州通判一員

乙亥賜陝西緣邊弓箭手保毅軍南郊特支錢 是月

梁適自陝西還知慶州范仲淹附奏攻守二議曰臣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

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充盛絕漠風沙
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鈔掠賊之巢穴夔阻河外非
奇將不能襲至若寇邊常併兵來擾一路每有朝旨令
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畧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
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為功既不能大振兵威固不
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禦來
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
又無營田必煩遠饋久戍則軍情以殆遠饋則民力將

竭歲月綿遠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未利也臣荷國重寄
曾無寸勞夙夜營營冀有所補而才識迂昧終無發明
今採於邊人而成未議固不敢望其可用亦不敢謂其
必行在朝廷以衆議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
罷其議攻曰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
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
後橋三寨阻延慶二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未
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恩據守之謀漢兵纔回邊

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

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

廊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三

千涇原路步兵九千騎兵一千環慶自遼馬步一萬除官軍外蕃兵更可得七八千人

軍行入界

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伏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據

其地

如舊城已險而增修非守地則別擇要害之處以錢名帶甲之兵熟戶強壯兼其功役昨奉朝旨令

修緣邊城寨臣以民方穡事將係官開雜錢并勸令近上人戶以雇夫錢散與助工兵士充食錢其帶甲兵士

翁然情願諸寨並以畢功俟城寨堅完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

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安撫之

范全今為驍副使慶州北都巡檢趙明

今為東頭供奉官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

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西去東谷寨八十里西南去柔遠寨八十里白豹西去柔遠五十里南去慶州

一百五十里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

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可分彼賊勢振

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於應援所用主兵官員

使臣勇決身先者居其前

王信狄青劉拯范全劉貽孫張建侯

可用策應

者居其次

任守信王達王遇王文
張宗武譚嘉震王守恩

使臣中可當一隊者

參於前後

張信王進張忠
郭達張懷忠

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

周美

張璠李緯楊麟
劉蕙濟張繼勳

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

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

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

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千兩銀絹錢二十

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并就糴芻粟亦稍足用

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葫蘆泉一帶蕃部與敏珠爾密

桑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敏珠爾密桑之居北接賊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州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黃河倒來

麟府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

已上三處

內麟府一路臣不曾到彼更乞下本處訪問及畫圖即見山川道路次第也

如此取下一處

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為便穩其議守曰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

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然
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
廩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銀鞋饋輸滿道不絕國用民
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
於敵境也臣謂戎人縱降塞垣雖守當務經遠古豈無
謀臣觀漢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
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舉
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

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實役其人氓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塞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羨餘中糴於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寨下重田地習地勢父母妻子共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

無懷戀者功相遠矣

少田處許蕃部進納荒田以儻朝遷資酬獎或量給與價直

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舉擇官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充雖敵國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之利也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中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戰之師以四十萬衆困於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絕其好而匈奴屢變往往犯塞殺戮吏民不勝其酷至於書問傲慢下視中國而人

主以生民之故屈已含容不為之動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以益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難克所願動必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消弭願且堅兵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實鷄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於律書為後代法臣謂國家用攻則宜取

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

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

仲淹奏
攻守二

議據奏議第九卷末再奏約和議
云二議在十一月內奏今附月末

仲淹又言臣近奉朝

旨令多方擘畫牽綴西賊不令往河東作過臣塞外時

寒且令將佐於邊上張勢續為延州已出兵打金湯寨

計會本路同進本路將佐恐賊界併力禦敵延州軍馬

所以須至入界內環州都監郝緒於安塞入界輸折人

馬由臣不能節制甘俟典憲然理有利害不敢不言臣

切見西事以來每遇賊馬併來一路作過則朝廷指揮諸路入界牽制賊勢所獲甚微所損頗大只如山外事宜諸處入界牽制內慶州折却使臣軍員兵士一千餘人衣甲器械不少今來河東事宜諸處亦擘畫入界牽制內環慶又折却使臣軍員兵士四百五十餘人器械未知數目緣軍陣出入前後左右須藉得力將佐分在諸路每出軍陣前後左右強弱不副遂致誤事臣自慶州已覩朝廷兩度差除中使督促令擘畫入界牽制臣

雖稱未利其如鄰道出兵遞相計會諸將上畏朝旨不敢不進亦有將佐貪僥倖之功惟務劫掠朝去暮還十度得功不補一敗徒費恩賞邊事何涯望朝廷深察更不差中使督促諸路輕易入界臣已附梁適上奏如賊馬大入須至今牽制必於鄰道抽選得力將帥軍馬聚攻一處庶少敗事仍起寨城據其要害如此牽制或可成功如賊不至大入則各務靜守養勇持重以待寇至臣之愚見不出此謀更自朝廷詳酌

郝緒出界輸折實錄不書今附見

十二月丙子朔加恩百官進封宰臣申國公呂夷簡為
許國公 中書樞密院言京東西路所募宣毅軍令逐
路各選萬人赴京師隸禁軍從之

丁丑司天監上所修崇天萬年曆 封府州土地神為
靈祐廟本州言昊賊圍城神告州人以賊去之期也

戊寅詔陝西四路部署及轉運使並兼營田使轉運判
官兼管勾營田事

庚辰代州言契丹舊封界在蘇直等見耕之地而近輒

移文欲以故買馬城為界慮寢有侵耕不便詔本府牒諭之

癸未詔三司鑄慶厯元寶錢 知永興軍資政殿學士

吏部侍郎范雍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始雍修完軍城或言其非便下詔止役雍逆詔而趣成之及敵犯

定川邠岐之間皆恐獨永興不憂寇

修城據本傳附見

甲申翰林學士承旨丁度直史館同修起居注梁適同三司放天下欠負 廊延副部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康州防禦使許懷德為秦鳳副部署懷德坐出塞討賊逗遛不進所部兵夫棄隨軍芻糧法當奪官以更赦止徙他路令自劾之樞密院言環慶副部署王仲寶等破金湯等城斬首才二十七級而官軍戰沒者四十人深慮戎人復來犯邊欲令鄜延路豫設備禦從之乙酉降右班殿直韓宗謹為三班借職初其從父遂為延州栲栳寨主戰死其妻張冒以宗謹為子得官至是事覺詔以遂無嗣特降補之錄通泰等州都巡檢東

頭供奉官趙兼遜子充為三班借職章為三班差使殿侍以兼遜捕海賊鬪死也

丙戌徙秦鳳鈐轄東染院使高繼元知隴州知秦州韓琦言繼元在邊不協軍情故徙之 禁緣邊臣僚私市馬闕馬者官為給之

丁亥涇原都監內殿崇班閤門祇候專管勾籠竿城事王文為內殿承制以文破當羅等族斬首二百四十級特遷之 復西頭供奉官王秉為閤門祇候專管勾籠

竿城事重嘗坐失律奪職為渭州監押既更赦而知渭州王汾且薦之故有是命

戊子大理寺丞宗回為內殿崇班管勾陝西路營田

已丑翰林學士王堯臣等上新修崇文總目六十卷景祐初以三館祕閣所藏書其間亦有謬濫及不完者命官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錄為總目至是上之所藏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者

庚寅以提舉修總目官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張觀右
諫議大夫宗庠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兵部員外郎
知制誥判集賢院王堯臣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起復
兵部郎中知制誥判昭文館聶冠卿兵部員外郎知制
誥郭稹並加階及食邑有差編修官太常博士直集賢
院呂公綽為工部員外郎殿中丞天章閣侍講史館檢
討王洙為太常博士館閣校勘殿中丞刁約太子中允
歐陽修著作佐郎楊儀大理評事陸經並為集賢校理

管勾三館祕閣內殿承制王從禮為供備庫副使入內供奉官裴滋候御藥院滿日優與改官高班楊安顯為高品張觀宗庠雖在外以嘗典領亦預之

陳經本姓陸其母再嫁陳

見素因冒陳姓見素卒經服喪既除乃還本姓見素河南人富弼為作墓誌其子釋鉉見素卒於景祐二年三月

壬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柳植為翰林侍讀學士知鄧州以疾自請也 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禮部郎中權知開封府賈昌朝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祕書丞茹孝標言同提點河東路刑獄供備庫副使陳鼎乃三司出職同提點陝西路刑獄內殿承制陳秉本翰林醫官兩路素多豪俊而俾二人居按察之任非所以重使命也癸巳徙鼎江南東路秉江南西路仍同提點刑獄議者謂二人不當任監司雖它路亦弗可也明年二月鼎罷又明年五月秉罷

茹孝標為余靖所劾當考明年二月丁丑陳鼎

為益州都監兼知利州三年五月戊子陳秉為荊南都監今附見

甲午知永興軍范雍言文學參軍梁造請入西界說元

吳歸款上謂輔臣曰造乃言邊事得官者恐其言語肆誕為夏人所輕不可許也韓琦言前日山外之戰諸

將多亡沒所部兵衆故不可一槩問罪今不立法制則各務生全豈復以諸將亡沒為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必行請陝西河東諸路部署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將亡沒者並斬從之詔陝西諸路部署司除見充保毅強壯人并弓箭手外別置護塞軍募熟山川道

路曉蕃情善騎射者涅臂充二百人為指揮自備戎械
就鄉閭習武藝每季一集州閭教無事放營農月給鹽
茗有警召集防守即廩給之母出本路

范仲淹奏議第十卷言其不便

或可
刪附

乙未進封乳母晉國慈壽福聖夫人林氏為韓國賢和
佑聖夫人

丙申右千牛衛大將軍宗實為右羽林衛大將軍

丁酉詔京畿及京西路減價糶官粟以濟貧民進封

才人張氏為修媛

戊戌詔資政殿大學士自今定置兩員學士三員復
祠部員外郎趙槩為直集賢院知滁州槩前坐失保任
落職監當至是以赦復之所保任張誥也誥坐贓流海
上槩責亦累年而憐誥終不衰人謂槩長者

己亥并代緣邊招討經畧安撫使知并州高繼宣管勾
本路糧草知慶州范仲淹言沿邊寨主兵馬監押等
自今請令部署司保舉舉非其人致城寨不守者雖經

恩及代去母得原罪從之

庚子契丹國母遣左監門衛上將軍耶律元德春州觀察使韓永錫契丹主遣長寧節度使耶律福太府卿韓保衡來賀正旦

是歲湖南溪峒知徽州楊通漢來貢方物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三十五

六

詳校官檢討_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_臣王嘉曾

臚錄監生_臣袁秉直

臚錄監生_臣鄭啟緒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三十五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厯二年春正月庚戌詔近分陝西緣邊為四路各置
經略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鈐轄以上許與都
部署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部署等節制
違者以軍法論 詔河北京東西民間以歲不稔伐樹

撤屋鬻賣甚多宜令轉運司以省錢依價收市修蓋新
添軍營又詔京西轉運司速發省倉粟貸民戶二石

辛亥詔武城節度使同平章事駙馬都尉柴宗慶赴本
鎮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宗慶前在鄭州貪污不法若
更令赴本鎮恐益以殘民乃詔宗慶仍留京師 東頭
供奉官閤門祇候李志勲落職降監當初志勲為京城
東巡檢累獲賊因擢為閤門祇候使捕浙東軍賊鄂鄰
而所過逗遛不行故責及之 詔麟府路兵馬罷廢不

任征役者徙近裏州以省邊費

癸丑知慶州范仲淹請給樞密院及宣徽院頭子空名

者各百道緩急書填以勸賞戰功及招降蕃部從之

按仲淹

淹奏議乞宣頭乃議攻守二策貼黃實錄不載二策獨載貼黃不知何也二策已附去年十一月仲淹

又言朝廷每有機密文字下都部署司緣本司官員數

多難以衆議乞止下經略招討司貴不漏洩從之

去年十一月

月二十九日

奏令報可

丁巳命翰林學士聶冠卿權知貢舉初端明殿學士李

淑侍經筵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退而上奏曰唐調露二年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以進士止試策滅裂不盡其學請貼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沿以為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策雜文通文律者始試策天寶十一年進士試一大經能通者試文又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為中第建中二年趙贊請以時務策五篇論表贊各一篇以代詩賦大和三年試帖經略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義各一篇八年禮部試

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二厥
後變易遂以詩賦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
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不以雕篆為貴得取士之實矣
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通加評較而每場輒退落士
之中否特係于幸不幸爾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次
帖經墨義而敕有司并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
失為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此議按本志與罷殿試
相聯書之不得其時令

附命官知貢舉後淑以慶
歷元年六月出知許州矣

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且軍興用度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力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人乘時射利與官府吏表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大席為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朝廷知其弊戊午用三司使姚仲孫請以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范

宗傑為制置解鹽使往經度之詔復京師權法宗傑請
凡商人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
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為置場增價而出之
復禁永興華耀河中陝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商賈官
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
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詔皆用其
說京兆府布衣雷簡夫隱居不仕樞密使杜衍薦之
召見論邊事甚辯上說令中書檢真宗用种放故事呂

夷簡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能成事也請姑試之乃
以為校書郎秦州觀察判官簡夫孝先子也 貳三京

鄭孟宿毫泗五州浚汴河丁夫糧人一斛

壬戌分遣內臣往河北路催募兵及萬人者賞之 詔

陝西蕃族內附而無親屬者並送京西州郡處以閒田

知慶州范仲淹前奏攻守二議詔答以將帥累經挫

衄未甚勇果若幸於或勝恐非良籌假令克獲又煩守

備若且勤於訓練嚴加捍禦遠設探候制其奔衝見利

乃進觀釁而動庶可以養銳持久卿宜深體此意與鄰路互相應援協心畢力有便宜密具以聞仲淹復奏曰國家太平日久而一旦西賊背德凌犯邊鄙公卿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陛下憂邊之心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議卒不能合也臣前至延安初請復諸寨為守禦之備次則幸其休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以羣言之異未垂采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蓋攻其遠

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謂攻遠而害者如諸路深入則將無宿謀士無素勇或風沙失道或雨雪彌旬進則困大河絕漠之限退則有乘危扼險之憂臣謂攻近而利者在延安慶陽之間有金湯白豹之阻本皆漢寨沒為賊境隔延慶兵馬之援為蕃漢交易之市姦商往來物皆叢聚此誠要害之地如別路入寇數百里外應接不及則當遠為牽制金湯白豹等寨可乘虛取之因險設陣布車橫

塹不與馳突擇其要地作為城壘則我無不利之虞至
於合水華池鳳川平戎柔遠德靖六寨兵甲糧斛可就
屯泊固非守備之煩也又環州定邊寨鎮戎軍乾興寨
相望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胡盧泉今屬賊界為義渠
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敏珠爾密桑之族若進兵據胡盧
泉為軍壁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又朝那之
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亦為之限今策應之兵由儀隴
二州十驛始至如進修水洛斷賊入秦亭之路其利甚

大非徒通四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也臣謂守以土
兵則安者以其習山川道路之利懷父母妻子之戀無
久戍之苦無數易之弊謂守以東兵則危者蓋費厚則
困於財戍久則聚其怨財困則難用民力日窮士心日
離他變之生出於不測臣所謂攻宜取其近而兵勢不
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於其間今
奉詔宜令嚴加捍禦觀釁而動與鄰道協心而共圖之
又覩赦文謂彼無騷動則我不侵掠臣恐賊寇一隅遠

在數百里外應援不及須為牽制之策以沮賊氣至時
諸路重兵豈能安坐如無素定之畫又無行營之備恐
當牽制之時茫然無措雖見利而莫敢進雖觀釁而莫
敢動寇至愈盛邊患愈深叛亡之人日助賊筭不可不
大為之謀也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彼寇其西
我圖其東彼寇其東我圖其西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
而無備也所謂備者必先得密旨許抽將帥便宜從事
并先降空名宣頭之類恐可行之日奏請不及臣前曾

遣人入界通往來之問或更有人至不可不答如朝廷
先降密旨令往復議論歲年之間當有成事若謂邊將
之耻未雪而不欲俯就臣恐諸路更有不支其耻益大
賊或潛結諸蕃并勢合謀則禦之必難且自古兵馬精
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
化干戈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此霸王之術
也臣前知越州每歲納稅絹十二萬和買絹二十萬一
郡之入餘三十萬儻以啖敵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

之弊也詔陝西諸路經畧招討司參議以聞

據范仲淹奏議先議

攻守二策因梁適賁回赴闕詔答仲淹令與鄰道互相應援故仲淹復上此實錄削其前議但存後章今前議

已附去年十一月末

癸亥詔磨勘院自今提點刑獄朝臣代還列功過三等以聞上等除省府判官轉運使副中等除大藩一任然後升陟之下等降知州又詔御史臺舉屬官事太常博士以上兩任通判三人中御筆點一人如聞難於得人自今聽舉一任通判及三丞該磨勘者二人選之

甲子詔河北河東陝西轉運司體量知縣縣令幕職官
老疾不任事者以名聞 詔自今南郊臣僚在假不赴
朝參者無得奏乞骨肉恩澤

乙丑詔以同州沙苑監牧地為營田 又詔府州擇建
安指揮之材勇者為棟中建安指揮以隸禁軍

丙寅詔奉使契丹不得輒自賦詩若彼國有請者聽之
丁卯賈昌朝請罷舉人試院所寫策題從之 補環慶
路內附偽團練使鄆齊為懷化將軍給供奉官巡檢俸

辛未以大相國寺新修太宗御書殿為寶奎殿摹太宗御書寺額於石上飛白題之命宰相呂夷簡撰記章得象篆額樞密使晏殊撰御飛白書記 秦州言築東西

關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初知州韓琦以為州之東西居民及軍營僅萬餘家皆附城而居無所捍蔽因請築外城凡十里計工三百萬自十月起役至是成之癸酉徙秦鳳副部署殿前都虞候感德軍留後李昭亮為永興軍部署韓琦言昭亮本貴家子平生未識行陣

故徙之

三月乙亥朔審官院言河北河東陝西諸州請權令京朝官知錄事參軍徙之

丙子廢渭州定川寨

丁丑權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上以昌朝長於講說特召之

知秦州韓琦請

降樞密院空名宣頭五十道以賞屬羌之有功者從之

契丹謀聚兵幽薊遣使致書求關南地知保州衣庫

使王果先購得其書藁以聞且言契丹潛與吳賊相結將必渝盟請自廣信軍以西緣山口賊馬出入之路預為控守詔劄付河北安撫司密修邊備

杜惟序亦先購得契丹書藁以

聞而實錄不載疑惟序所奏在王果之後也

庚辰詔滄州鈐轄洛苑使普州刺史楊懷敏只以巡隄為名權住莫州與知雄州六宅使忠州刺史杜惟序等同管勾機宜司事

此據朔歷

詔秦州自今嘉勒斯賚及外國

進奉人並約定人數令赴闕所進方物以本城軍士傳

送之勿令自雇傭人 嘗有詔於永寧寨以官屋五十間給嘉勒斯賚收貯財物韓琦奏曰使外藩居邊城非便未敢奉詔詔曰嘉勒斯已有謝表不可失信生事自應與屋宇亦不絕秦州往來可於閒慢處修蓋常關防覺察之琦曰秦州居常蓋暫往來今既許置屋貯財必留人主守豈能旦夕伺察使朝廷舉動皆知况契丹元昊亦未曾緣邊給屋昨楊勤至龜茲一行皆鑠之於館我使至嘉勒斯在驛亦禁出入遠蕃於中國尚備慮如此防微

杜漸不可忽也臣以為勿給便從之

此據韓琦家傳

舊制諸

州薦貢者既試禮部則引試崇政殿而知制誥富弼言
曰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自咸平景德已來為法尤密
踰於前代而得人之道或有未至夫省試有三長殿試
有三短主文衡者四五人皆一時詞學之選又選命館
閣才臣數人以助考校復有監守巡察糊名謄錄上下
相警不容毫釐之私一長也引試三日詩賦所以見才
藝策論所以觀才識四方之士得以盡其所蘊二長也

貢院凡兩月餘研究差次可以窮功悉力三長也殿試
考官泛取而不擇一短也一日試詩賦論三篇不能盡
人之才二短也考校不過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
若曰禮部放榜則權歸有司臨軒唱第則恩出主上則
是忘取士之本而務收恩之末也且歷代取士悉委有
司獨後漢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亦未聞天子親試也
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有殿試此何足法哉必慮恩歸
有司則宜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庭唱名賜第

則與殿試無所異矣

辛巳詔罷殿試而翰林學士王堯臣同修起居注梁適皆以為祖宗故事不可遽廢越三日癸未詔復殿試如舊
詔陝西兵官不帶路分及知州者無得給親兵

知延州龐籍言近詔詳范仲淹所上攻守之策及仲淹近遣本州推官張問至具述延慶之間合力出兵之議臣竊惟夏衆之舉費糧不過十日而利於速戰短於攻城彼攻我城則常多死傷我速與戰則屢成挫衄若諸

城寨有樓櫓矢石芻糧水泉之具即委之使攻既齎無
久糧野無所掠就使十日不退我以重兵乘之觀釁而
動誠得全禦戎之體萬一它路力不能支須至用仲淹
之策然由德靖出師路緣洛河涉春泥濘步騎難進若
久留賊界人心多搖川谷之險皆可以邀擊我軍意外
之虞恐不能盡如豫筭或寇深患大亦不免與仲淹合
謀而入擇地而攻也仲淹所陳守用土兵則安用東兵
則危今土兵之數無多而難於招募東兵亦未可去也

且當撫馭訓練興營田減冗費為持久寬民之計賊來則力禦之有隙則間諜之以俟其敝且西羌之俗歲時以耕稼為事畧與漢同近年屢有點集人多失業每入寇邊郡計其掠獲未足償其所費人尚不樂若堅壁清野使無所得則勢必益窮心必益怨歲月之間釁變必生心危勢動然後招納之策始可行焉仰料朝廷固不吝財貨以安方隅但深思極慮體有大於此者矣 知

秦州韓琦言范仲淹議進兵修水洛城通秦渭道路穿

驀生戶幾二百里計其土工亦數百萬止可通二州援兵亦未能斷絕西賊往來近築秦州開城方畢工尚有衝要城寨當修治者甚多未敢再勞人力詔從琦請勿

修

此據琦家傳附見龐籍疏後

乙酉詔陝西緣邊經畧招討司戰兵身無它傷而被馘剝耳鼻或遺失器甲剥去衣服者斬中書樞密院奏言諜報夏人破蕩轄戩族帳欲與嘉勒斯賚相攻請令韓琦遣人諭嘉勒斯賚多方捍禦之奏可

丙戌太常博士天章閣侍講林瑀落職通判饒州先是瑀奉詔撰周易天人會元紀其說用天子即位年月日辰占所直卦以推吉凶且言自古聖王即位必直乾卦若漢高祖及太祖皇帝皆是也書成上之詔學士院看詳皆言瑀所編纂事涉圖緯乞藏秘閣詔賜瑀銀絹各五十兩足御史中丞賈昌朝嘗面折瑀所言不經瑀與昌朝辨於上前由是與昌朝迂及是瑀又言上即位其卦直需其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臣願陛

下頻出宴遊極水陸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矣上
駭其言因問太宗即位直何卦瑤對非乾卦問真宗對
亦然上始厭瑤之迂誕昌朝即劾奏瑤儒士不師聖人
之言專挾邪說罔上聽不宜在經筵上乃謂輔臣曰人
臣雖有才學若過為巧偽終涉形迹遂罷絀瑤而命著
作佐郎崇文院檢討趙師民為崇政殿說書師民臨淄
人也八歲喪父哀慟如成人九歲能屬文家貧借書讀
已輒還人恠其速叩問皆已成誦舉進士時曹瑋李迪

在青州聞師民名遣人敦請乃見就試禮部四方士環
觀通衢中劉筠知舉獨置坐席于都堂前諸生皆閣筆
從之天聖末考中一等或曰師民乃青州大姓麻氏甥
麻氏坐豪侈踰制賊殺親屬誅師民不可以先多士遂
降等及第孫奭辟兗州說書領諸城主簿師民學問精
博奭自以為不及夏竦尤所奇重稱為盛德君子論其
文行乞回兩子恩授以京秩除齊州推官青州教授更
天平軍節度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宋庠王堯

臣龐籍韓琦明鎬列薦為國子監直講兼潤冀二王宮

教授改著作佐郎宗正寺主簿加崇文院檢討林瑀既

逐師民遂代其任

實錄載林瑀事不詳取司馬光記聞及朔歷魏泰東軒錄并王安石王珪

所作賈昌朝墓誌神道碑增修趙師民事記聞又與正傳別今從正傳

詔陝西轉運司

自今無得差知縣出外仍遣大理寺丞安保衡等五人

往本司以備差使

余靖諫草有此請然靖此時未復館職恐不緣靖也

戊子詔嘗歷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及少監卿以上物故者十年內與其親弟姪子孫一人家

便官 升涇原路靜邊等寨新置蕃落指揮隸禁軍

己丑崇儀副使王整同提點河北刑獄詔整嘗假六宅使奉使北朝今北使過境恐訝其官名不同特與改此使額知諫院張方平言伏以崇儀六宅頗為超越北使之來提點刑獄不預賓主之事整雖在職使人豈知即恐以假官為嫌自應改授別路每歲所遣使介例皆假官以行回而效整之行遂成真拜之例今政之大弊在多倖人塞其蹊隧猶不可若又啓之何以為政如整誠

有是請原情深涉欺誣必朝廷懲沮纖邪修明法度不
惟宜停恩旨并當下從吏議別行譴斥以戒為臣整尋

徙它官

整徙它官不見於實錄但十二日除整十八日又除王儀必以方平之言故也然儀文臣整則

武臣又恐非代整者但八月己亥整又安撫京東則亦徙他官矣方平稱假洛苑使按整去年實假六宅使今錄從實

辛卯知秦州韓琦請罷本州所招護塞軍增置蕃落二
指揮從之

壬辰賜太子中舍陸秉進士出身仍改太子中允秉即

東也先召試學士院賜出身輒拒不受坐責至是更赦
乃復予之 貸開封府諸縣貧民常平粟人三斗戶不
得過二石

乙未詔真定府定州天雄軍澶州各備兵馬十萬人芻
糧二年及器甲五萬副 又詔河北路提點刑獄視所
部州軍城隍應修者悉修之 又詔河北諸州强壮自
三月後並赴州閱習委知州擇其強勁者刺手背為義
軍不願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自是强壮寢

廢矣詔始下人情訥訥河北轉運使李昭述乘疾置日

行數驛開諭父老衆始安

河北強壯自三月後赴州教閱委知州揀刺義勇及提刑

按視城隍並據朔歷增修實錄不詳也不願者釋之及強壯自此廢矣據兩朝兵志李昭述事今附見

熊克

九朝通畧昭述宗鐸子也

河北安撫使請令緣邊都巡檢司潛益

兵馬及詔河北管軍臣僚密作備禦從之

此亦據朔歷

丙申賜麟府路修築堡寨役卒緡錢徙真定府定州

路都部署宣徽南院使天平節度使夏守贊為高陽關

都部署守贊自言高陽關路乃在真定府定州下尋命

守貳兼判瀛州

丁酉升河北廳子馬及無敵招收軍並隸禁軍仍詔輦致本路諸縣鎮糧草入州城河北安撫司請下緣河州軍密遣戰船詔京東西路造五百隻赴河北

戊戌召知陳州河陽三城節度使楊崇勲赴闕

此據朔歷

己亥中書樞密院言剡刷到外處就糧馬步軍六十四指揮一萬三千八百四十人欲並遣赴澶州駐泊從之辛丑以新知澶州保靜軍留後王德用為保靜軍節度

使契丹將渝盟上起德用於曹州復留後知青州不數日改澶州入見上流涕言臣前被大罪陛下幸赦而不誅今不足辱命上慰勞曰河北方警藉卿威名鎮撫爾又賜手詔以遣之即拜節度使衣庫使知保州王果領賀州刺史兼高陽關鈐轄詔殿前馬步軍司給衣甲教閱在京諸軍仍差近上內臣二人提舉之

三月甲辰朔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張昱之為直史館河北路轉運使從三司使姚仲孫所舉也復太常博

士余靖為集賢校理 詔殿前副都指揮使高化馬軍
副都指揮使李用和步軍副都指揮使曹琮舉諸軍指
揮使以上有膽勇方畧堪任將領者各二人內都知
張永和內侍都知王世忠舉武臣各二人諸路轉運使
副使各一人

乙卯詔河北比歲積雨壞道塗其塹官路兩旁濶五尺
深七尺民田各於封界濶三尺深五尺以泄水潦限半
年畢工 中書樞密院奏乞簡河東弓手有武勇者不

刺面為義勇指揮陝西弓手刺面為保捷指揮從之

實錄

不云保捷刺

面此從朔歷

丙辰復河陽三城節度使楊崇勲同平章事判定州兼

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

丁巳命樞密使杜衍為河東宣撫使翰林學士承旨丁

度副之諸州軍刑獄罪疑可閔者並從輕決無令淹繫

本路諸軍各差緡錢其屯兵多處加燕犒之

王益柔傳杜衍宣撫

河東益柔寓書言河外兵餉無法非易帥臣與轉運使則邊鄙不寧因條其可任者與衍意合此事當考慶歷

四年五月益
柔始除集校

已未詔軍頭司擇沙門島放還罪人之伉健者隸近京
歸遠壯勇指揮 環慶路都部署請於柔遠寨東節義
烽馬鋪寨擇地益建城寨以牽制賊勢涇原路又請於
細腰城屬羌地內建寨以接兩路出兵並從之四年十
二月乃
城細腰此時未
也但有請耳

庚申魏國大長公主乞加贈故太儀方氏詔贈淑妃
辛酉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晁宗慤罷為給事中資政

殿學士以久被疾故也

壬戌茭村族三班殿侍折馬山為三班奉職馬山領眾攻西賊所置新寨斬首級甚眾特遷之

甲子詔河北緣邊州軍置場買馬從閤門祇候侍其濬之請也

乙丑御崇政殿賜進士楊寘等二百三十七人及第一百二十二人出身七十三人同出身寘察弟初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及是帝臨軒啓封見姓名喜動於色謂

輔臣曰楊寔也公卿相賀為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無子詔賜其家錢五萬米麥各五十斛絹五十匹

賜物在四年二月今并書

丙寅賜諸科及第并同出身者四百七人又賜特奏名進士諸科三百六十四人同出身及補諸州長史文學中書言三司每歲買紅花紫草各十萬斤民不能供

詔止買五萬斤禁中及外人應給紅紫羅帛者給染價丁卯知青澗城种世衡請募蕃兵五千左手虎口刺忠

勇二字令隸折馬山族從之上封者因請募屬戶給以
禁軍廩賜使戍邊悉罷正兵下其章四路安撫使議環
慶路范仲淹上言熟戶戀土田護老弱牛羊遇賊力鬪
可以藩蔽漢戶而不可倚為正兵大率蕃情黠詐畏強
凌弱常有以制之則服從可用如去正兵必至驕蹇又
今蕃部都虞候至副兵馬使奉錢止七百三百悉無衣
廩若長行遽得禁軍奉給則蕃兵必生邀望况歲罕見
敵何用長與廩給且錢入熟戶部族資市牛馬青鹽轉

入河西亦非策也以臣所見不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

令禦賊為便議遂格

仲淹議
據兵志

已巳契丹遣宣徽南院使歸義節度使蕭英翰林學士
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劉六符來致書曰弟大
契丹皇帝謹致書兄大宋皇帝粵自世修歡契時遣使
輶封圻殊兩國之名方冊紀一家之美蓋欲洽於綿永
固將有以披陳切緣馬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迄至柴氏
以代郭周興一旦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廟

社不延至於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敝境繼為善鄰
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
師直抵燕薊羽召精銳禦而獲退遂至移鎮國強兵南
北王府并內外諸軍彌年有成境之勞繼日備渝盟之
事始終反覆前後諳嘗竊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
屢易勝負未聞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累曾尚主
克保君臣之道實為甥舅之親設罪合加誅亦宜垂報
邇者郭禎特至杜防又回雖具音題而但虞詐謀已舉

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嫌營築長城填塞隘路開決塘
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儻或思久
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俱
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
計緬惟英悟深達惻怛適屆春陽善綏冲裕先是西兵
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為怯且厭兵因教其主聚兵幽涿
聲言欲入邊而六符及英先以書來求關南十縣先是
正月己巳邊吏言契丹泛使且至朝廷為之旰食歷選

可使敵者羣臣皆憚行宰相呂夷簡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容壬申命弼為接伴弼以二月丙子發京師至雄州久之英等始入境遣中使慰勞英稱足疾不拜弼謂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君不起此何禮也英瞿然起遂使人掖而拜弼答英等自以敵先違盟約及其從者皆有懼心可動故每與之開懷盡言冀以鈎得其情英等以故亦推誠無隱乃密以其主所

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從更以一事塞之王者
愛養生民舊好不可失也弼具以聞及英等至命御史
中丞賈昌朝館伴朝廷議所欲與不許割地而許以信
安僖簡王允寧女與其子梁王洪基結婚或增歲賂獨
弼以結婚為不可初契丹之弟宗元者號大弟挾太后
勢用事橫於彼國嘗自通書幣上欲因今使答之令昌
朝問六符六符辭曰此於太后則善然於本朝不便也
昌朝曰即如此而欲以梁王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

符不能對既而敵卒罷結婚之議

辛未授弼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將使弼報聘故也

弼曰國家有急惟命是從不敢憚勞臣之職也奈何逆

以官爵賂之固辭不受

此據朔歷實錄無之正月己巳壬申並據記開二月丙子據弼

奏議國史實錄並無之

庚午命知青州陳執中兼京東路安撫使

執中兼安撫使乃庚午日

在辛未前嫵與下文相間故別出之

是春范仲淹巡邊至環州州屬羌

陰連敵為邊患仲淹謂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

已堅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龐籍請留世衡詔
仲淹更擇人仲淹言非世衡則屬羌不可懷詔從仲淹
所請有牛家族諾爾阿者屈強未嘗出聞世衡至遽郊迎
世衡與約詰朝行其族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白地險
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
進諾爾阿方卧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燹而起諾爾阿
大驚率其族羅拜聽命又有烏爾族受夏偽補世衡招
之不至命蕃官慕恩出兵討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

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又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由是人人自勵雖屠販倡優皆精於射夏不敢復近環州初世衡在青澗為屬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龐籍言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拘以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環州詣籍拜且泣

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為公下淚矣

世衡自青澗城徙環州實錄不

記按仲淹作世衡墓誌稱慶歷二年春今附此既稱途遇大雪則必不在夏月矣然四月辛巳補王嵩官猶以

青澗城奏或發奏時世衡未離青澗及四月乃從
世衡從青澗所奏補嵩官而世衡實已赴環州也

夏四月乙亥以度支副使楊日華為鹽鐵副使施昌言
為度支副使初權三司使姚仲孫言度支比鹽鐵為繁
而日華以疾數在告且薦昌言故改之 資政殿學士
給事中晁宗慤卒贈工部尚書謚文莊

丁丑詔兩制大兩省并諫官閣門使以上舉內殿崇班
以下堪將帥者各二人以聞

戊寅命權御史中丞賈昌朝右正言田況知諫院張方

平入內都知張永和與權三司使姚仲孫同議裁減浮費先是方平奏疏言伏見西事已來應副邊備天下被其勞凡百賦率至增數倍當時朝旨蓋為用兵之際權宜應急豈可承以為常今邊防雖已漸寧而緣邊戍守未能撤備四方添置兵數亦甚多向之所增賦斂卒難復舊何以慰天下百姓之望朝廷所以綏懷遠人者正謂寬財用紓民力以厚為之備今乘邊事之間豈可優游虛度歲月不切講求經久之計若遂恬然憚於有為

臣恐民力日困財用日匱難以善於後矣今內自三司外至發運轉運使凡掌財利之官簿書期會猶不暇給豈暇為國家生民遠慮哉臣欲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才敏之士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據國用歲計之數量入以為出平貨物之輕重通天下之有無校其利害之原以革因循之弊旋具事節先到中書樞密院開陳商量必久遠可行者奏上取裁若細碎之事無大損益徒成煩擾不須施行所冀助財用紓民力當今之切務也

於是又言天下切務無先貨食貨食之原在三司而計臣事務煩綜簿書期會之不暇豈暇為國家根本之慮哉臣去年曾上言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據歲計之所入約中外之所費移用之法則權其輕重率斂之物則通其有無叅究利害之原剗革因循之弊所冀寬財用紓民力助三司均節不乘邊事之間急講久遠之策臣恐民力日病國用日匱若朝廷重於生事欲乞且令三司將天聖中一年天下賦入之

數及中外支費之籍與昨一年比並條上則國家之大計可較而知矣如是則可以經久稱善如其不然豈可

恬然不深慮也前所上劄子伏乞更賜詳擇

實錄云初昌朝與權

三司使姚仲孫並言自陝西用兵邊費不足請校景德以來用度之數約以祖宗舊制其不急者一切裁減之故有是命按昌朝建議議在寶元二年五月時命張若谷任中師韓琦定奪與此不同實錄并為一事誤也本志云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天子復詔內侍以先帝時及天聖初籍較近歲禁中用度增損外則命中丞賈昌朝諫官田況張方平入內都知張永和同三司議省冗費按取天聖用度校近歲增損實方平建議若景德則昌朝前所建議朔記亦云云三司使姚仲孫言陝西屯軍甚衆乞依景德年用度規制外餘悉罷與實錄大同與

食貨志小異今悉不取取方平二疏聯書之所以命昌朝等必因方平奏也要見後來裁減數目熙寧初司馬光辭免裁減國用劄子云欲知慶歷二年裁減制度比見今支費不同數目只下三司供析聞奏立可盡見當考求之

已卯京東安撫使陳執中請河北緣邊安撫司凡得契丹事宜並移報本司從之

庚辰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為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閣門使符惟忠副之復書曰昔我烈考章聖皇帝保有基圖惠養黎庶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通聘著

盟肆命纂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
使臣特詔緘問且以瓦橋內地晉陽故封援石氏之制
域述周朝之復境繫於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
始敦鄰寶之信凡諸細故咸不寘懷况太宗皇帝親駕
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
舉薊門之役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藩稟朔
受祿急謀狂僭倂優邊陲向議討除已嘗聞達杜防郭
楨傳道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軺旁午屢聞嫉惡

之談慶問交馳未諭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惘然謂將軫於在原反致譏於忌器復云營築隄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䟽導當稍繕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閱集兵夫益邊臣謹職之常及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撤戍兵一皆示於坦夷兩何形於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非載書之約信辭至悉靈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久要勿違

先志諒惟聰達應切感恩甫屬清和妙臻戩穀自餘令
富弼口陳書詞翰林學士王拱辰所撰也初敵書言太
宗舉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一時莫知所答拱辰獨請間
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偽契丹遣使行在致誠款已而攻
石嶺關潛假兵以援賊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繼元遂下
令北征安得謂之無名上喜曰事本末乃如此乃諭執
政曰非拱辰詳識故事殆難答也劉六符嘗謂賈昌朝
曰南朝唐灤何為者哉一葦可杭投筆可平不然決其

堤十萬土囊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池以養兵上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夸言耳設險守國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限敵騎也上深然之 中書門下奏近放特奏名進士諸科與官人

內有習武藝知方畧者請選試補班行詔翰林學士蘇紳內侍都知王守忠試驗以聞補班行者凡三十七人

知渭州王泂請刺本路弓箭手三萬人充軍從之

朔歷

翰林學士王拱辰侍御史仲簡言近者上殿臣僚以

班次稍衆或致壅隔欲望後殿視事退進食畢復御便殿特賜延見詔可仍候班次少即依舊簡江都人也

此據

朔 歷

辛巳武安節度使高化知相州

本傳云化雖起行伍然頗知民事相州有大獄

已具皆當論死化疑之遣移訊果得不死者三人按是月丙申田況請選通判助化恐化不能獨為此今削去

補延州僧光信為三班借職知青澗城种世衡言光

信與西賊戰屢獲首級又言光信本姓王請賜名嵩仍乞擢授一官故以命之時世衡既遣嵩入敵境間葉勒

旺榮兄弟矣嵩趨勇善騎射習知敵山川道路始為僧
世衡知其可用召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無筭嵩酌酒
靡所不為世衡遇之愈厚嵩亦深德世衡世衡出兵常
使為鄉導數盜族帳及將遣入敵境召與飲謂曰敵若
得汝考掠求實決不勝痛當以實告邪嵩曰誓死不言
世衡曰先試之嵩果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遂遣之

王嵩

事參取種世衡傳司馬光記
間沈括筆談刪修餘具歲末

壬午右正言知制誥劉沆出知潭州始沆使契丹館伴

杜防強沆以酒沆霑醉拂袖起因罵曰杜防我不能飲
何強我於是契丹使來以為言故出之尋又降知和州
因詔奉使契丹及接伴送使臣僚每燕會毋得過飲其
語言應接務存大體詔臣僚務存大體在甲申日沆再降和州在庚子日錄環
州安寨寨主東頭供奉官寇寧子平為右侍禁以寧與
西賊戰死也

甲申契丹國母遣保寧節度使耶律坦右監門衛上將軍
蕭寧契丹主遣嚴州防禦使馬世長東上閤門使崔禹

來賀乾元節

乙酉詔致仕官之子孫授試銜齋郎年及格者與免選除近便官

戊子詔近令三司減省諸費其文武官及諸班諸軍料錢月糧衣賜給賞持支並聽如故 又詔河北教閱義勇指揮令番休於家其惰游不習農者聽其家長告官重行科責 是日降詔獎諭知延州龐籍等以籍興修橋子谷寨成也始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栲栳寨

破五龍川邊民焚掠幾盡籍既至稍葺治之戍兵十餘
萬未有壁壘散處城中畏籍嚴無敢犯法金明西北有
渾州川其土平沃川尾曰橋子谷敵出入之隘道籍使
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招安寨於谷旁却賊數萬募民
耕植得粟以濟軍周美襲取承平寨王信築龍安寨悉
復敵所據故地築清水安定黑水佛堂北橫山乾谷土
明柳谷雕窠虞兒原安寨十一堡

龐籍傳但云十一城
初不列城名今據周

美傳

增八及開畝名平戎道通永和烏仁關又更四陣法頗

損益兵器云

司馬光朔厯云上以知延州龐籍等興修橋子谷寨成及破蕩西賊柵寨命降詔獎

諭繫戍子日今從之并取本傳所載籍事附見自周美襲取承平寨以下當自有日月更詳考之龍安寨四年

六月一日乃賜名安定堡本名馬蹄川五年十月乃賜名

元昊之據承平寨諸將

會兵議攻討洛苑副使种世衡請齋三日糧直擣賊穴
文思使周美曰彼知我來必設覆待我不如間道掩其
不意世衡不聽美獨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賊而世衡
等果無功未幾賊復掠土埵寨美逆擊於野家店追北
至托拔谷敗其衆以功遷右驎使軍還屯永平寨又

築柵於帕美官德谷以扼賊路令士卒益種營田歲收穀六千斛復帥衆由廳子部西濟大里河屠嘉勒幹多葉二伯帳焚其積聚以歸龐籍與范仲淹交薦之除鄜延

都監遷賀州刺史

除鄜延都監賀州刺史當自有月日

安定之役諜報賊

數萬將大至籍遣管勾機宜楚建中分諸將兵趣城黑水以待諸將憚賊且至不肯與兵美曰軍當以寡擊衆何怯也即以兵二千與建中而賊亦自引去每邊書至諸將各擇便利獨美未嘗辭難然所向輒克諸將以此

服之建中河南人也

庚寅中書樞密院奏府州修復寧遠寨城欲令河東轉運使及并州高繼宣相度分屯軍馬於次州駐劄從之

此據
朔歷

甲午徙知澶州王德用為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仍降詔諭以選任之意初劉六符見德用於澶州喜曰聞公名久乃幸見於此今歲大熟非公仁政所及邪德用謝曰明天子在上固嘗多豐年因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

大夫指坐客歷陳其家世六符竦聽刺環慶路保毅
強壯人為軍

丙申右正言田況言朝廷擇任將帥以備北敵乃用楊
崇勳夏守贊高化等中外物情深未允協恐誤機事詔
各選通判幕職官往佐助之知諫院張方平言昨敵
使蕭英等回朝廷處置北鄙雖增兵飾壘事為之備然
所遣將率未盡推擇臣聞之軍志善待敵者無恃其不
來當為不可勝恃我有以待之故城雖堅兵雖衆財用

誠給苟將率非其人無足恃也故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惟陛下念茲戒茲即敵騎敢越封畧使楊崇勲在鎮定夏守贊在瀛州劉渙在滄州張耆在河陽陛下得高枕乎雖愚夫童子亦知其必敗事也蓋朝廷非不知崇勲等之不足使迫於用人之常體慊然而遣之爾必欲上寬倚注之憂下為衆論所信自非有已試之效者不足賴也勢不得已莫若且取陝西偏裨之知名者如狄青范全輩每路輒徙一兩人况自西鄙用兵已

來三年於茲立功將士如青等未嘗得到京輦仰望
天顏若以此為名召之赴闕量其材器稍遷用之追崇
勲等使奉朝請議者或謂西北事均若青等被奪必恐
西帥有辭且陝西四路各據千里之地連城數十官吏
將佐以千計勝兵衆矣豈不能選練偏裨以自為用一
旦天子登一小校於朝而辭焉愛君體國者義不如是
及茲盛夏邊未有虞可速致之比富弼使歸幸而盟好
未渝即各還之本路若敵兵南向且使分捍北方事機

所懸乞賜裁察

方平疏不得其時因田況論楊崇勲等附見崇勲等五月末皆移改狄青范全

後皆召見或用方平議也狄青傳云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方畧會賊寇渭州急命圖形以進在四年八月除捧日天武廂主惠團之後按賊寇渭州乃是年秋末青傳誤也又范恪傳云上特召見恪恪言近刺知天都左右廂點兵然未知寇出何路仁宗謂曰適有邊奏已犯高平軍劉瑤堡可乘驛亟往遂遷禮賓使榮州刺史環慶鈴轄令赴范仲淹麾下乃是年十月事

丁酉詔如聞京東西盜賊充斥其令轉運司委通判或幕職官與逐縣令佐擇鄉民之武勇者增置弓手兩倍仍令流內銓選歷任無賊罪年未六十者為縣尉督捕

之去年二月辛丑六月
壬寅八月辛巳可考

錄邕州永寧寨監押右侍禁

秦珏子衮為右班殿直以珏與蠻人鬪死也

戊戌以講周易徹召講讀官及兩制宗室正刺史以上

燕於崇政殿 徙涇原鈐轄知鎮戎軍崇儀使朱觀為

高陽關鈐轄尋改廊延路又改并代路鈐轄專管勾麟

府路軍馬事

五月甲辰改麟府路庚戌改
并代都鈐轄今書或並削去

己亥以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知秦州韓琦為秦州觀

察使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知渭州王洙為涇州觀察

使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知延州龐籍為鄜州觀察
使龍圖閣直學士右司郎中知慶州范仲淹為汾州觀
察使

辛丑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三司判官開封府推判官
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年踰七十衰老不職者請皆
罷之奏可 賜河東修寧遠寨等官器幣有差